

荐阅 | 书单



《笑的风》

2019年夏季，八十六岁的“高龄少年”王蒙先生完成了中篇小说《笑的风》，年底在《人民文学》刊出后，他将这部“显然具有长篇容量的中篇小说”升级改造，增加了五万余字。2020年4月，作家出版社推出长篇小说《笑的风》。

《笑的风》是一部内涵丰富视角多变的小说，时间跨度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2019年，空间跨度则从中国的北方乡村到省城到上海到北京，从海外的德国西柏林到希腊到匈牙利到爱尔兰。主人公傅大成上高中时因一首诗《笑的风》，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之后经历了包办婚姻、婚外恋、离婚、再婚与离婚，从青涩少年的春情萌动到耄耋之年的自我拷问。

《笑的风》的语言极具王蒙特色，密集排比、活泛酣畅，大量的信息与知识排山倒海，盘点中国六十余年历史生活信息、社会风尚与人心变化，充分体现了作者的饱学多识和丰富阅历。



《皇帝的四库：乾隆朝晚期的学者与国家》

倘使没有乾隆帝的意旨，任何人都很难成就四库全书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皇皇巨作。盖博坚的这部著作，正是通过对四库全书这一令人惊叹的国家文化工程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乾隆帝时代这一“文化与权力的黄金时代”中乾隆帝与学者、政治与学术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通过这一国家性的巨型图书编纂工程，乾隆帝与学者各尽其能，也各取所需。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合作就如此亲密无间。这最终导致后世对四库全书的评论毁誉参半：这一倾力打造旨在保存传世图书的国家文化工程，诚然是中国现存最大规模的丛书，但几乎没有哪部书是因四库而流传下来的，倒有不少书是因它而永远失传的。



《教育的情调》

长期以来，教育研究的理论化、抽象化使得人们失去了对孩子生活世界的敏感性，人们注意到的只是孩子的共同特征，进而对他们进行分组、分类、筛选、衡量和管理，并以原先设想好的方法回应他们。但在实际教育中，许多“知识”需要通过体验和感受来获得，而不是通过思考和推理。教育是一门复杂而细腻的学问，是面向可能性、独特性这一生命事实的学问。《教育的情调》还原了这种细腻与独特。在这本书里，没有硬邦邦的理论，只有敏感、机智和爱，它从故事、情境和细节深入教育核心，激活了我们对于世界的感受力，在引导我们走进孩子的世界时，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从而敞开生命的无限可能。

(杨道 编)



作者：王蒙
版本：作家出版社
时间：2020年十月



作者：(美)盖博坚
译者：郑云艳
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10月



作者：(加)马克斯·范梅南
版本：教育科学出版社
时间：2019年9月

《黄保真文集》出版 华枝春已满 人间月正圆

文/周溥之 何晓玲

近日，《黄保真文集》由海南出版社隆重推出，凡六卷七十万字，分上下两册，精装，由书法名家古柳(刘胜角)教授题签，著名美学家中国北京大学成复旺教授作序。文集乃海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周泉根教授带领黄先生一众弟子历时四五年编辑完成，版式典重大方，封面幽兰渊博，一瓣心香，万顷文澜，既似牵系着先生晚岁临海之魂梦，又如先生浩瀚无涯之学问。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开创者

黄保真教授，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开创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时的第一任会长。黄先生在古代文论领域耕耘了一辈子，其代表作《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与蔡钟翔、成复旺合著)获首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煌煌“五卷本”，近三百万字，黄先生主要负责隋唐五代和明清至近代部分，规模也近百万言之巨。

两册《文集》共分六卷，收录黄先生“五卷本”之外的文章共计六十七题，既有谈中国文化特质等宏观大问题，又有品评具体作品的小文章，既有文学思想史上专精的个案研究，又有关于学术研究方法的总体看法；或是关于中国文化如国民性、道教等的点评随笔，或

是经典小说、诗歌和诗文评的精彩解析，还有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分期、发展和出路的深入讨论，尤其是对古典审美范畴、文艺思想家做了独到研究，内容丰富，卷次清晰。其中如《<二十四诗品>臆解臆译》等未刊稿，尤为珍贵。编撰者在“后记”中如是评说：“本篇规模宏大，是黄先生在视力很差的情况下，逐字敲进电脑的，惜第九品未完即染恙住院。幸得黄先生的爱徒刘玥彤妥善保管，并及时出示于编者，否则必成遗珠之憾。此作体例谨严，风格独具，视野宏阔，深得文心，我辈竟不能赞一词，更无力续补。编者只能对里面的文字略做梳洗校核。”末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陷好。有多少就收多少，总计约五万多字。“缺月挂疏桐”，亦造化之妙景。”不幸耶？幸耶？或有遗珠，却总算有七十万言整齐面世，笔者大以为“幸也”！

先生学问，视野开阔，取精用弘，诚如成复旺先生所评价的那样——“林茂水深”。先生问学，既以古为邻，又与时俱进，晚年一直关注出土文献，累积有十多万字的笔记，然其最念兹在兹、毕生耕耘的还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他对该学科知识体系的性质、特征、分期等总体性问题以及政治这一学科的态度、视野、方法

等问题，都有高屋建瓴的思考和建议。于中外古今之间，他非常反对在中外范畴或精神传统之间强调人的格义，特别主张回到古典生态用古典话语原其原、本其本。于文史之间，始终关注史哲话题。于文论史，既主张回到文论话语本身，又要求跳出文论史，将文论置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背景中去考辨。

人生最后二十年 献给了海南

黄先生最后是从海南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这个职务上退休的，半月板老化之前，体力精神俱佳，每以宏愿示客。退休后中文系的阮忠、单正平、宋剑华和周泉根等老师先后殷切地请其继续为本科和研究生授课，即使罹患足疾，也坚持在家讲论，五尺客厅，即三尺讲席，一直舌耕至回京看病的前半年。返京前后约一年光景，就辞别人世遽归道山。哀哉！惜哉！据我所知，学校并未正式返聘过他，刘和忠院长曾亟欲延后，奈何退休手续已办讫。先生退休后组织的诸如《道德经》《二十四诗品》等课程多非学校计划内，不仅没有课酬，还得备茶点，纯粹是个人雅好、弟子雅集，黄老师自得其乐，悠悠然不知老之将至。



编者：周泉根 杨本科
版本：海南出版社

可以说，黄保真先生最后二十年都奉献给了天涯海角的，不少学术成果是在海岛上取得的，很多美好的学术愿景、宏大的学术规划也都是在海风中设想设计的。《文集》能叙录其学术成果、整理其未刊之作，甚至转达其晚年之学术心声、愿景，功莫大焉！

H人物档案

黄保真，1939年生于鲁西南巨野县。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师从郭绍虞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黄先生本硕连读，1965年毕业后留复旦中文系工作。1967年调入《人民日报》文艺部。1979年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93年举家南渡，执教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并长期担任国学研究所所长。2015年9月13日病逝于北京。早年曾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等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应物兄》： 当代知识分子的星象图

文/李季

“十三年潜心写作，酝酿出一部标志着一代作家知识主体与技术手段的超越之作。应物兄！这个似真似假的名字，这个也真诚也虚伪的人物，串连起三十多年来知识分子群体活色生香的生活经历，勾勒出他们的精神轨迹，并最终构成了一幅浩瀚的时代星图。”2018收获小说授奖词如此评价了李洱的长篇小说《应物兄》。这部长达84万字的小说，一面世就受到了文学界的高度重视，获得了读者的一致好评，并荣膺茅盾文学奖。

李洱曾在高校任教多年，他非常熟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他的很多小说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角。他笔下

的读书人，跟别的群体有很多不同，他们总想追寻生活的意义，一件日常小事也要挖掘出微言大义。某些时候聪明之极，直抵问题本质，某些时候又不谙世事，透出纯真酸腐的傻气。这些读书人，遍读圣贤书却做不好一个普通人。书是他们了解世界的途径，也是遮挡他们看清这个世界的那片树叶。知识分子群体不管是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都天然地充满了戏剧性和命运感。《应物兄》写的就是这个群体的故事，与李洱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它的立意更宏大，结构更庞杂，细节更密实，意味更丰富。

全书围绕济州大学成立儒学研究院展开，如一粒

石子投入湖中，激起层层涟漪，学界、商界、政界，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想来分一杯羹，到最后涟漪翻成巨浪，连拆迁和城市改造都被纳入规划范畴，裹挟了当今中国的各个阶层。

老派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有悲剧感的，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因为坚守固有的价值观让他们成为可怜又可敬的“穷酸腐儒”。在市场经济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变得识时务了，应物兄也成了受电视和出版商追捧的“学术明星”。他面对的问题就不再是安贫乐道，而是名利场中的道将焉附。这个职业化的、合时宜的知识分子，把学术当成谋



作者：李洱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生手段，渐渐在现实面前扭曲了心理。象牙塔中的建功立业原本只是权、钱、欲搅动的红尘风雨，他心头翻滚的不过是杯水风波，种种风雅的设想也不过是缕缕俗趣的汇聚。

李洱不回避小说跟现实的映照关系，曾经发生的文化事件和文化现象，都被他直接写入了书中，这就让小说有了审视现实的勇气和力量。这是一幅当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也是一部对知识分子新价值体系的反思之作。